

建制泛民 樂見捉鬼

政改方案公布之後，媒體的焦點放在拉票的問題之上，而討論也就隨之而集中在政府所提出的方案會否通過，別的事情就好像統統都變得不太重要了。大家的興趣主要在於誰會堅持初衷？誰會轉軚？某君最新有何投票意向？

這類提問一向配合新聞媒體「捉鬼」（即揪出有可能令方案通過的少數泛民議員，這對無論贊成或者反對通過方案的受眾，都有新聞價值和緊追事態發展的興趣）的口味，成為新聞主頁的認知和分析框架，並不令人意外；略為叫我感到意外（或應說是失望）的是，整個政圈也樂在其中，隨着新聞媒體所指揮的節奏翩翩起舞。建制派對此特別投入，這不難理解，因為這個題目一出，他們便由被動變為主動，從原來他們要解釋為何不能接受更為開放的方案，轉為可以反守為攻追問泛民有何原因不接受自 8·31 後沒有什麼明顯改動的政改方案。

直接的說，「捉鬼」可以幫助建制派脫身，不再須要回應提問，反而可以振振有辭叫泛民回頭是岸；他們樂於投入「捉鬼」遊戲，自然有其策略考慮，但為何泛民一雖然可能極不情願一也是按着這套「捉鬼」話語來看問題呢？

今天泛民 議事代理

之所以會出現「捉鬼」這個遊戲，背後的假設是北京和特區政府有可能「撬票」。新聞媒體很快想到這是一個針對溫和泛民的問題，而民主運動中激進（或激動）的一翼，亦視此為守護「初衷」（雖然泛民從來不是兩傘運動中走得最前的政治力量）的手段，於是泛民被包圍了，而他們的應變方法是把大家網縛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聯署聲明，以減輕「捉鬼」所帶來的政治壓力。

很多人視此為泛民是否團結一致的象徵，又或者以為溫和派最易妥協，於是須要好好盯住。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以目前泛民的處境而言，他們根本就缺乏足夠政治能量去改變政治論述，為他們的政治決定（由投票意向到整個民主運動的策略部署）作出完整的解說。

我的意思是，不要以為他們的投票意向是政治立場、原則的表現（那恐怕只是一個相對地小的部分），實際上是他們在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裏的生活手段一網縛在一起的好處是，至少毋須負上分裂泛民的罪名，同時也不會在「捉鬼」過程中成為攻擊的對象。雖然很難因而爭取到新的成果，但起碼可減少個人要承擔的政治風險。

在過去幾年裏，泛民慢慢變為一個內向的政治符號（因為基本上也不能算是一個群體），在未能進一步向外擴大它的政治影響力和擴充選民基礎的情況下，須要擔心自己的票源給其他泛民挖空（選舉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泛民支持者或反建制的選票的重新分配），以致誰也不敢太過突出，至於離隊就不用多說了。

本來網縛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個問題，問題在於現在這種網縛往往是被動的、純粹是回應式的、沒有創新思維的一種做法。回顧過去，好幾年香港政治中的重大議題（由天星碼頭、高鐵、國教，到佔領運動），泛民不單是配角，甚至連參與其中以影響有關論述、策略、部署、組織的角色與能力，亦統統欠奉；今天的泛民，其實只是議事堂上的代理，而不是推動民主運動的主要政治力量（更不要說是先鋒了）。令人好奇的倒不是為何泛民頹廢至此，而是為什麼他們會甘心於扮演這個小角色。

民主運動 有還是無

我提出以上批評的目的，不在於建議泛民停止網縛（坦白說，以他們的弱勢而言，很難要求有所改變；他們就算心裏想變，也無法變為實在的行動），又或者考慮通過政改方案。在我看來，事情發展至此，其實怎樣的選擇都沒有什麼所謂了。通過政改不會令香港政治上的死結打開；通過不了，香港也不會立即由盛轉衰（事關衰落早已開始，把責任推到泛民身上，有欠公允）。我提出討論的原因只有一個：究竟現在自認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的人有無想過，明年、後年、5年後、10年後……到2047年之前，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如何走下去？有何大方向？有何中期目標？要具體地帶來怎樣的轉變？應結合哪種策略？須要如何準備？

民主運動之所以是社會運動，因它不單是一連串動作、行動，而是要有長遠打算，有起有落，有進有退，必須有方向與策略；在這些問題上，可以有不同意見，甚至可以出現路線上的分歧，但總不可以一片空白，視一些動作為行動，再而以為行動就是社會運動，而覺得沒有須要探討運動的方向與策略。

當然，或者我們也許要問，到了今天，其實還有民主運動嗎？在雨傘運動後提出這個問題或會令某些人覺得我別有用心，但我真的認為須要很嚴肅的討論。現時香港的民主運動—如果還存在的話—在做些什麼？為什麼而做？

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呂大樂 #時事評論 #新思維網絡 - 建制泛民 樂見捉鬼